

## 萤火虫(外一首)

□ 张泽雄

每当萤火虫提灯莅临,与夜空的星斗  
在水面缠斗,对峙  
童年的纸鸢总是断线,那一页页  
在风中尚未着墨的纸笺,如何破译此刻  
露水携带的时辰  
在飞行中明灭,或悄然隐去  
萤火虫手里的开关密码  
始终不肯示人,始终保持  
夜与光的节奏和造型,与祖母  
手里那把  
轻轻摇动的大蒲扇  
遥相呼应。将整个夏天装入瓶子里  
然后沉入水中

然后在凉床上安然滑入梦境  
童年漆黑的夏夜,被一只萤火虫  
一再点亮——

### 黄昏帖

落日与云彩在挣扎中道别  
芦花顶着整个秋天  
进入暮色。天光诉说最后的暗淡  
耳朵里的虫声,开始布阵  
我们一起步入黄昏带来的喜悦,  
归鸦  
也不会停止回家的脚步  
一个人到了暮年,这一生再潦草  
再多的犹疑或不确定性

也要过完了。人生的确已进入到  
尾部  
或许还会有一道光  
多半系回光返照  
当然,也有大器晚成者  
把暮色重新点亮  
它不代表所有的人。请安心来  
珍惜手里的吉光片羽  
没有期许也没有丁点声响  
天暗下来了,也不觉得悲伤

张泽雄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居湖北十堰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等报刊,出版诗集《用它的读音去注册》等。



盘龙江 韦嘉萍 摄

## 准时的老人(外一首)

□ 陈修平

每天早饭后  
老人习惯坐着公交车  
抵达城市中心的一个公园  
众多跟他一样的老人  
不约而同,从城市的不同方位  
聚到这儿  
如同退休前,上班一般准时

玩牌,聊天  
看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  
就算坐着打盹  
他也喜欢这里的热闹

暮色降临,鸟儿归巢  
他才像儿时一样回家  
只有到了晚上  
家里才不会只他一人

### 和自己和解也很难

总想按照自己的意念  
执拗前行,明知路上  
泥泞深深

总有个声音从内心响起

既然知晓阻力重重  
何不迂回绕道,只要最终  
抵达目的地  
就能品尝到成功的欢愉

我还是坚持既定的方向  
宁愿撞了南墙  
再回头

陈修平,江西九江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等报刊。

## 山径

□ 石艳萍

我喜欢走出家门,走向山里的小径  
露水沾染草叶,阳光透过枝丫  
蝉鸣渐次哑去,风裹着草香游弋

我踩着落叶铺就的地毯  
苔痕攀上石阶,写满无人知晓

的诗行  
我俯身轻嗅不知名的山花,细蕊  
染香指尖  
我拨开腐叶,圆润的蘑菇探头  
把山野的惊喜,悄悄收进竹篮

独自在幽僻的小径

不必担心与谁擦肩  
没有寒暄,也无需藏起心事  
此刻心跳与自然同频的震颤

石艳萍,云南曲靖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等报刊,著有《清涟集》等。

## 禹迹山

□ 李遂

调整摄像头角度,石阶像  
一束茉莉,指引着清风奔腾在  
禹迹石的发梢。

要成为山的学生,眼睛就要  
学会  
低垂于石窟的膝盖。

指尖扶着石壁,触感在摩擦中  
仿佛感受到汉唐的体温,  
以及,向上的命格。

山有密道,亦有古堡。  
汗珠滑落在睫毛,模糊了春色  
也模糊了活于人世的恐惧:

浓雾将山装饰成一座堡,也将  
我的心装饰成一座山。

李遂,1992年生,山西长治人,作品散见于《十月》《诗刊》《当代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,出版诗集《寡欲咖啡馆》。

## 盘龙江(外二首)

□ 刘常德

我一次次到来,又一次次离开  
它什么都没说  
——喧嚣,高楼大厦的倒影  
是不是,它都在默默承受

区别之处在于,即便有噩耗坠落  
它最多也只是,溅起几朵浪花  
——再怎么临摹,我仍旧学不会  
它的不紧不慢,气定神闲

或许它并不知道,在不远的前方  
有一大个滇池在等它

### 在巧家

突然来到这里,突然可以停下  
突然把一条河流,认真凝视

已多少年,只一心赶路  
总想着越快越好  
越远越好,殊不知一个个  
昨天,乃是远方的上游

此刻,唯独让我久久思考的  
无非是两个问题——

什么是我的东海?什么又是  
我的白鹤滩水电站

### 很多年过去,总感觉还没从车上下来

从八达岭长城去十三陵陵墓  
一上车,导游就不停地讲——  
翻山越岭  
讲到风水、貔貅、手镯  
有人,用耳机塞住耳朵  
有人,假寐  
有人,相视一笑

只有七八个小孩,甚是欢乐和兴奋  
当导游一遍遍  
问讲得对不对时  
他们总异口同声地回答——  
对  
用极其洪亮的声音

刘常德,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边疆文学》《滇池》《回族文学》等报刊,现居昆明,供职于某银行。

## 今夜,一个人提前醒来

□ 寸瑾宜

白天我拥有的人们  
正朝过去做梦,向无数个冬天  
打听我  
这会让我在其它季节与他们更加相爱

今夜,一个人提前醒来  
为梦里喊不出我的名字而  
难过

窗外的鸟儿一个世纪不曾叫唤  
此刻却扑腾着翅膀想说些什么  
那个人在我的故乡  
死去很多年了

寸瑾宜,云南大理人,作品散见于《边疆文学》《滇池》《民族文汇》等报刊。